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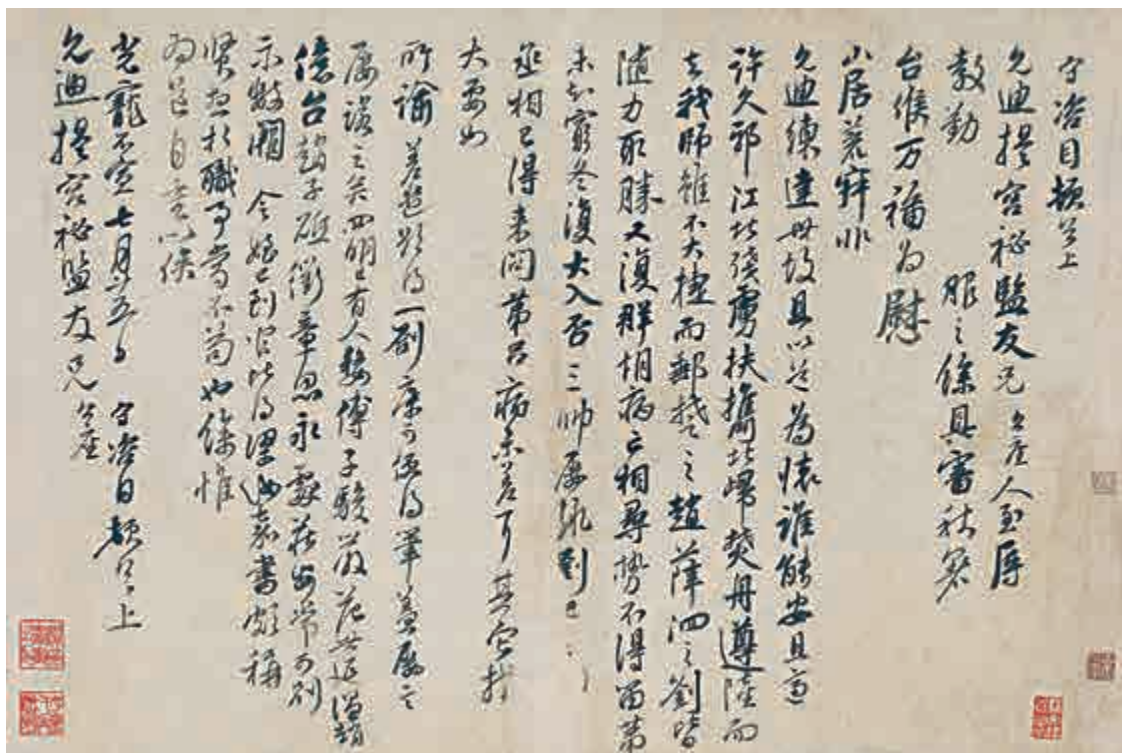
副刊 Treasure 汲寶齋



▲蘇富比亞洲區中國古代書畫部主管左昕陽 大公報記者周婉京攝



▲宋張文靖《書札四帖》，密韻樓蔣氏舊藏，此通為張守書予同僚路允迪，總估價二百萬至四百萬港元



一頁宋紙 一兩黃金

密韻樓珍藏古籍 亮相香江

清代以降，坊間素有「湖州藏天下」一說，是為對浙江湖州數百年來眾多收藏家藏品的美譽。蔣汝藻的「密韻樓」，與陸心源的「皕宋樓」、劉承幹的「嘉業堂」、張石銘的「六宜閣」並稱清末民初的四大藏書樓。僅「密韻樓」珍藏善本古籍二千六百六十餘部，其中宋本五百六十三冊，手卷、冊頁、法帖不計其數。本期《汲寶齋》從密韻樓的一套書札手卷聊開去，寄宋人山水於萬卷樓，覓金石考據於藏書志。

大公報記者 周婉京

蔣祖怡（1902-1973）字毅孫，號顯堂，早年從學王國維專研古籍。其父蔣汝藻（1877-1954）為浙江有影響的實業家，並為藏書世家，以密韻樓名世。二十世紀初，受盧芹齋之邀，蔣毅孫主持北京來遠公司，經營、收購古玩字畫。在他旅滬期間，以精鑒碑帖、版本、書畫聞名，先後與張珩（張葱玉）、龐萊臣、葉恭綽、譚敬等人往來易物。吳湖帆經過蔣毅孫介紹，入手不少精品，其中包括：明吳偉《鐵笛圖》卷、唐寅《騎驢歸國圖》軸、陸師道《秋林觀瀑圖》軸。

宋代書札可遇不可求

浙江南潯藏書樓密韻樓以宋元善本為多，是清末民初湖州四大藏書樓之一。早期稱「傳書堂」，後由蔣汝藻時以一千五百銀元收得宋代湖州詞人周密的《草窗韻語》一冊六卷孤本，並取「密」字和「韻」字，額其藏書閣為「密韻樓」，此書齋名亦有私家珍藏之意。

據蘇富比亞洲區中國古代書畫部主管左昕陽考證，原址在湖州的密韻樓，如今已不復存在。而蔣毅孫本人，也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攜家藏前往台灣，後任台灣大學教授，著有《思適齋外書跋輯存》等。蔣毅孫是台灣收藏界的泰斗，相當於張葱玉在國內鑒藏書畫領域的地位。然而很可惜，國內學界對蔣毅孫的文獻記錄甚少，較為人知的是王國維幫助蔣汝藻編纂的《傳書堂藏書志》，分為手稿本、清稿本兩種，手稿本九冊，現藏在北京國家圖書館。

在古籍收藏中，市面流通的宋代書札，是所有類別中為最罕見、稀少的，遂有「一頁宋紙，一兩黃金」之說。左昕陽印象中，只有一九九六年紐約佳士得專場，算得上是數十年來規模最大、品相最好的宋代書札（及古籍善本）拍賣。「宋代書札基本上都分藏在各大重要博物館中，在市場上是可遇不可求的。即便民間有藏家收藏，也都是人家壓箱底的寶貝，絕不會輕易拿出來。」相比之下，左昕陽徵集到的八大山人、石濤字畫要多一些，宋人的東西寥寥無幾。

密韻樓藏有一套宋張文靖《書札四帖》（估價二百萬至四百萬港元），可一窺宋人書札魅力。張文靖在宋宣和末年為監察御史，在《宋史》中有傳。此卷集張文靖的四通書札，分別書與路允迪、梁仲諤、李仲仁與王嚴起。單從書信內容來看，反

映到宋朝廷渡江之後文人、官員的生活境況，行文亦提及當時有少數部隊在北方對抗金兵。

筆勢清勁 流暢自然

其次，再看各札書法，即是寫給同朝官員之政務信札，信手揮灑，流暢自然，筆勢清勁。此四帖與蘇軾於元豐五年（1082年）在黃州書寫的「新歲展慶帖」，書風相似，都是宋人「尚意」書法佳作，亦是重要的歷史文物。左昕陽稱張文靖即是官員，雖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宋四家「蘇黃米蔡」之影響，但究其根本其書法還是與「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的更為相近，有其二人行書《蘭亭序》、《懷仁集王聖教序》的影子。

而此亦說明，帖學在宋朝廷內十分流行。宋太宗曾命翰林侍書王著將《淳化閣帖》摹勒於內府石頭之上（一說摹勒於棗木板上），刻於秘閣。據密韻堂傳人透露，蔣毅孫曾在一九二九年收藏《淳化閣帖》最善本之六、七、八冊，王羲之書帖三冊，額書齋名為「官帖移」，並囑吳湖帆畫《官帖移圖》於冊首。此三冊而後與第四冊《淳化閣帖》合在一起，於二〇〇三年被上海博物館從紐約佳士得中國古代書法拓本拍賣專場購回。

而在每札之後，都有清代書畫、古籍鑒藏家陸心源（1838-1894）的考釋，對《宋史》和張文靖其人其事都做出詳盡考證，並將考釋題跋錄在陸氏的《儀顧堂題跋》。「這裏面就牽涉到一個傳承的問題，書畫、古籍著錄有序，便要依靠不同時代的藏家一個個傳下去，如同接力賽跑一般。」左昕陽說。而陸心源並非清朝唯一一個考據學專家，那時崇尚金石考據之人還有翁方綱、阮元、伊秉綏等人，集中出現在乾隆、嘉慶年間，形成了「乾嘉」考據學。

有趣的是，民初嶺南藏書樓五十萬卷樓藏晚明人沈士充手卷《溪山秋色》（估價五十萬至七十萬港元），此卷亦有宋人「尚意」。沈士充是董其昌最具代表性的學生，但藝術創作除了承繼其師，亦融入宋蘇東坡的筆墨追求——從婀娜的山林為開首，漸推至平遠丘壑，最後在皴染溫潤的溪流中收筆。

左昕陽認為，明清書畫常有「仿宋」意味，無論是董其昌抑或清初四王（王時敏、王鑒、王原祁和王翬）的藝術理論多少都有借鑒宋人。宋代藝術給人的感覺是「溫文爾雅，不過火」，這和明代雅致不同，宋代更簡

約、更講求法度。他分析稱：「宋代是中國藝術的頂峰，書畫、瓷器、文學都是齊頭並進的。宋之後的中國傳統藝術，尤其是書畫，實際上是不斷理解、重新解讀宋人的東西。」

適逢中國古代書畫專場拍賣，香港蘇富比重點推出密韻樓收藏的十一件（套）藏品，以手卷、冊頁、立軸居多。若再溯宋人影響，石濤（1642-1707）的《山水冊》不可不提（估價二百萬至二百五十萬港元）。

苦瓜和尚的這套十開冊冊頁，屬其早期作品。山水表現神似黃山，乾筆皴擦輔以淡墨開筆，尺幅雖小卻片片珠玉。據左昕陽推算，創作年份約在一六六六年至一六八〇年，恰是石濤在安徽宣城敬亭山和黃山生活的十五年。「宣城時期對畫家的影響很大，他在此階段受到新安畫派影響，描繪的山水與他後期的老辣用筆有很大不同。新安畫派畫家如戴本孝、弘仁，他們都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枯筆乾墨」的皴擦。而石濤的這套冊頁也用了許多枯筆乾墨畫法。」

名士收藏 善本為首

再看石濤之後的創作，畫家從金陵畫派中吸取了濃厚、淋漓的墨斑畫法，亦受到巽翼山水畫法的啟發。然則在三年北遊後，宋畫的傳統又對其中晚年創作的《廬山觀瀑圖》、《翠蛟峰觀泉圖》深遠影響，體現在他對自然山川的態度，以及章法布局、整體結構的氣勢運用。石濤好友新安畫家梅清（號瞿山）曾將他譽為「宋李公麟」，石濤欣然接受，作詩《贈瞿山先生》一首答謝梅清。

石濤去世後沒多久，清嘉靖三年，此冊初為朱野雲所藏，臨有石濤《種松圖》自寫像於冊頁之首。朱野雲後冊頁贈與伊秉綏，墨卿有隸書「苦瓜和尚山水」六字題於籤條處。伊秉綏和翁方綱是好友，又請翁方綱在此冊曾獲「芷英先生」指題。傳世可能還有他人經手，然而究竟「芷英」是誰，卻已無從考證。再之後，此冊歸於蔣氏密韻樓。左昕陽稱，二百萬港元的估價屬「低估」。原因在於，此冊只蓋了「老濤」的章，沒有款、尺幅也不大。如果能有石濤本人的題款或題詩，相信又是幾倍之外的價

格。他預估《山水冊》還是會被「搶起來」，雖然沒款，卻仍是傳承有序。

與時興的收藏門類不同，古時名士以收藏法書、名帖、名拓、古籍善本為首，字畫反而居其次。一來是可彰顯收藏者的文化品味、學識修養，二來也讓士大夫府中會客時有了可聊可賞之物。久而久之，藏品多了，朋友之間彼此刺激着尋覓孤本，後期形成「萬卷樓」亦不出奇。

萬卷樓藏書代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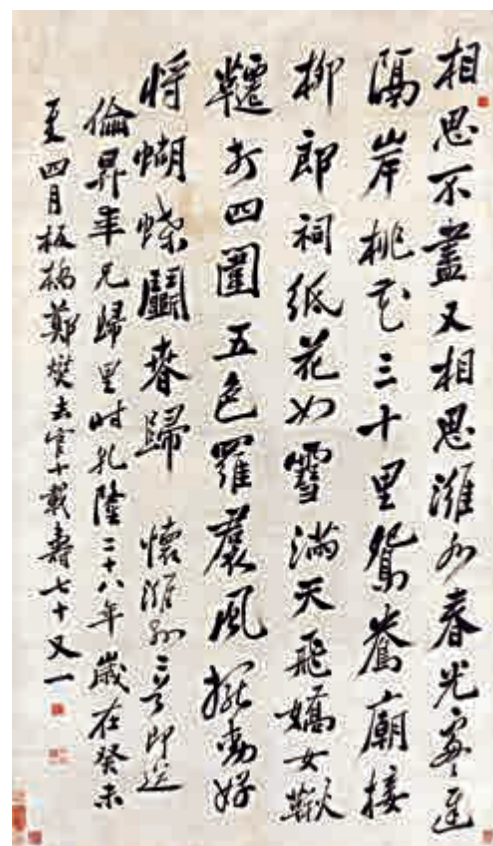
目前蔣氏密韻樓遺留古代書畫卅餘件，尚有部分為蔣氏後代收藏。除密韻樓、五十萬卷樓之外，明代的天籟閣主人項元汴亦是同道中人，精於鑒賞，專攻金石遺文。這些民間收藏在一定程度上為宮廷的收藏「查缺補漏」，與《石渠寶笈》、《秘殿珠林》、《天祿琳琅》中的文物資料互為佐證。

而書札、冊頁本身之用途，不過是古人與親友交流的筆墨而已。左昕陽稱，因為傳世量少，就決定了古書畫收藏圈子小，而要求藏家對古文、善本都有了解，通考據，又要知金石、辨真偽，門檻相對高很多。「所以我們通常說，這個圈子只有深度，沒有廣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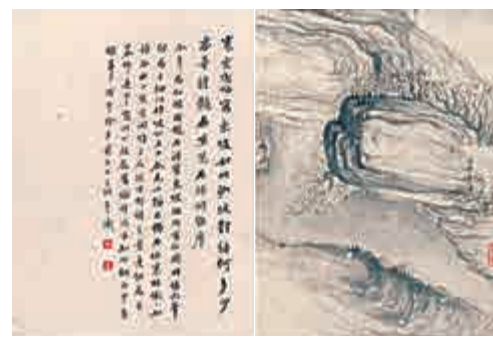
古人重視書信，往往是因為記掛親友，一提筆萬千思緒頃刻湧來。清鄭板橋（1693-1765）在乾隆十七年罷官，離開故園離縣之後始終牽掛，直到好友郭昂昇來到揚州探望，他在臨別時作七律二首贈與郭氏，這便是《懷離縣二首》。詩中寫道自己對離縣風箏、鴛鴦廟、柳郎祠、紙花（風箏）的思念，開篇便是一句：「相思不盡又相思，離水春光處處遲。」

如今用信箋傳情的人越來越少，不少人生出懷古之心。這和宋朝之後各個朝代「仿宋」、「擬宋」、「追宋」的做法同出一轍，敏求好古之人的念念不忘宋人的「溫文爾雅」，借窺密韻樓舊藏得以慰藉，正如板橋道人惦念家鄉的紙風箏那樣。

（致謝密韻堂傳人提供部分數據、香港蘇富比拍賣行提供圖片）
編者按：香港蘇富比中國古代書畫專場預展將於五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在港島香格里拉大酒店香島殿拉開帷幕，正式拍賣將於五月三十日舉行，屆時共有七十件珍藏上拍。詳情查詢可瀏覽蘇富比官方網址：<http://www.sothebys.com/zh/auctions/2016/fine-classical-chinese-paintings-hk0635.html>



▲清鄭板橋《懷離縣二首》，立軸水墨紙本，估價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港元



▲清石濤《山水冊》十開冊之六



▲清石濤《山水冊》十開冊之七（局部），密韻樓蔣氏舊藏，總估價二百萬至二百五十萬



▲宋張文靖《書札四帖》，此通為張守書予同僚王嚴起



▲清鑒藏家陸心源於《書札四帖》每札之後題以詳實考釋